汪子中詮

中詮序

新安後學畢懋康孟侯撰

昔徐幹著中論王通著中說幹詞人之流在建安七子中獨爲洊素有箕穎之操而乎道未必有所窺通教授河汾以道術自

命著書擬經効顰唐宋來亦籍
奴婢之嘲此未可輕以中之一
字許之者夫中之為義闡自唐
虞歷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未
有以易也原乎帝降介在危微
擱神明以定模通古今以關類

高者下之卑者舉之饒者取之權者與之見而知之者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能以偶物者通也無所繫軼者時也圓方相研剛柔相平窮變通久流止無定是以凡物操

之其中則足以兼隅操之其隅
則不足以兼中宣尼嘆其至德
子思歸以大本皆是物也倚之
則為朱翟執之則為子莫中豈
可以繫取為哉吾郡大司徒江
登源先生潛心斯道繼以年歲

力學力行稱歙陽墨守著述甚
富而中詮一書尤見以心得爲
名理者也其精以闡發性命次
則樞軸經濟其緒餘旁及千古
上下六合內外本地風光絶無
依傍六經註我家註六經以此

詮中其十六字之羽翼而鄒魯濂洛之嫡傳乎先生立朝風節猷勞蹟絕一世非偏材曲學模稜兩端者可幾萬一蓋其學問根柢確有實際徽言未絕以是編為先生心印可也

中詮自叙

夫中非創自堯舜也維皇降衷於民恒性然矣賢知過焉非中愚不肖不及焉非中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亦非中中道不明不行於天下微獨聖學湮晦將四海困窮因之此中庸所爲繼典謨作也秦漢而後英君察相未嘗不尊崇仲尼而學庸襍於戴記迨宋程朱始表章以行於世盖幾晦而復

明矣

聖朝御極道脉中天學者皆遵功令由濂洛關閩上遡洙泗可謂一德同風乃人心好異賢知之士或陰獵莊釋遺緒恣其渉論至謂誠敬爲贅爲外鑠誠敬亡則中亡也是堯舜仲尼可弁髦也生於心害於政禍不與清談並烈者幾希予自弱冠聞學見語空妙者殊扞格不能入然沉潛體驗未敢易其言年近四

十覺豁然有所自信適里居默坐一小樓思慮所至輙筆識之間念及古今得失之故亦併錄焉已復出山荏苒簿書十餘載比省侍還里自萩水風木愉戚外暇則復理舊業未嘗敢懈寖藉此檢身戢志以希寡過非敢謂立言垂世也今奄奄老至矣爰蒐輯成帙令兒輩繕寫數本將就正於海內二三有道初以獨言名篇謂考槃獨寤人莫有予和者顧予非

能爲臆說堯舜仲尼之言如是予誦述敷繹
焉耳有道君子寧無志相亮而聲相應乃更
以中詮名昔孟氏當楊墨橫流獨持空言爲
砥柱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曰閑先聖之
道以息邪說蓋自任如此重也媿予謭陋何
敢望孟氏萬一閑則吾不能守而勿失竊有
志焉世或以言之同獨知我罪我所弗辭矣
萬曆戊午夏四月丁酉新安汪應蛟書

汪子中詮卷一　萬曆丁亥戊子集　秋已刻於恒山公

人心心也道心性也操舍存亡無

𥨊帝則不能加損毫末不亦微

極也精而擇之執持衡是一而守之執握樞是故

盡其心之知者所以知性存其心所以養性

仁義禮智性也心之德也發揮於萬物而後性體見

焉以物則言秉𥨊者真知性命之情矣性藏用物

顯仁性其帝乎心其宮闕乎物則萬方臣庶乎性

通於物而格物即所以知性其猶帝臨萬方乎萬

方克綏位乃不疚

人有心無耳目手足可乎曰痿矣有耳目手足無心
可乎曰迷矣覊也迷釋也痿
夫煦育萬物仁也宰斷之各正其性義也尊卑貴賤
有體禮也是是非非智也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內之聰明以有所聞見則發外之聞見必心所同然
則入故知在心者莫非物也匪物其知虛寂矣知
在物者莫非性也匪性與物扞格矣故孟氏之良
知非釋覺也大學之格物非狗象也明此者可與
窮理可與盡性
性一也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者過也人之生

也氣以成形性寓於氣氣有淳漓淸濁故其具性有偏全譬之太陽中天明一也寓之於廖廓則炳炳然寓之於庭屋則融融然寓之於甕與屋漏則濛濛然其所寓殊也故曰未有不明者也性未有不善者也有不善氣質蔽之氣質非性也然則孟氏言聲色臭味性也非歟曰情慾也謂之性猶恒言情性云耳與天地之性並言者過也

性寄氣者也亦制於氣與日炙爲不然貞元會則聖喆生光岳分則賢俊乏治世民醇亂世民惡夫性寓於氣成於習久矣君子格物以知之持敬以養

之盡性至命不言氣習

大學總聖經之條貫也故始格致中庸極性命之精微也故首戒懼然愼獨誠正通極於性矣明善固執復歸於知矣夫道貫上下學無精粗脩身理人曰學之大也盡性合天謂之中庸也其命名也深乎

空有火麗物則明心有性麗物則顯故曰形色天性曰物則民之秉彛曰萬物皆備於我火傳於薪所傳者火也然匪薪則火熄矣性幸於物所幸者性也然匪物則性滅矣夫火之在空中者雖淬水弗

能熄性之在人心者雖邪說弗能滅以其德不可
見無所用於天下則謂之滅熄亦宜
夫靈瑩中涵心也心具性也寬裕溫柔仁也發強剛
毅義也齊莊中正禮也文理密察智也容執敬別
機惡可已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四德根心
而時出故心爲萬物靈也四德不具心一形氣也
雖有爍瑩氣之清明也謂氣之清明爲性烏乎見
性
儒者言窮理曰一物不知吾儒所恥將使學者探玄
罔抉神異兼擬察之藝蓋通卜祝醫巫稼圃工技

之故而後可乎則開闢以來聖者幾何夫夷夔禮
樂皋契刑教其不能相爲久矣
儒者言佛曰道與儒同而教則異惟道教一理也道
同無二教教異則非道彼謂心生萬法實無所生
謂慧覺實無所覺謂見性實無所見夫生則枝葉
盛矣覺則變化起矣見則萬善出矣柰何天地萬
物六根五蘊盡幻而空之
佛氏以空求覺覺復歸空其於心性猶日之夜火之
菁歲之冬也沉日於虞淵謂之日中天匪日乎厝
火於寒灰謂之火燎原匪火乎歸根於玄冥謂之

歲四時匪歲乎夫沉而不升日將滅也暦而不燃
爐將絕也冬而不春元氣將歇也
佛入中國自漢通天竺始也其教盛行自達磨來梁
始也五胡亂南北分中國而夷矣故夷法盛焉重
以鉤奇邪詭之士襲其說斧藻之日新月盛匪能
爲佛也談天書能欺世所罕知爲異而巳其言蔓
其旨㴱由君子觀之佹與晉清談唐詩律等耳謂
仲尼之徒而變佛乎哉
戎貊之人耳不習先王心不服禮義冥頑不靈若犬
豕麋鹿然也有佛者起湛寂爲心而慧覺爲性嗟

乎騶虞矣故莊周王通氏皆曰西方之聖人也夫西方則聖中國則爽

有物斯有性而物不可謂之性有器斯有道而器不可謂之道有氣斯有理而氣不可謂之理夫物固有拂性者矣器固有畔道者矣氣固有逆理者矣天之猋風淫雨人之恣情極欲可謂理乎盜以干戈爲虐吏以文法爲奸可謂道乎憸壬亂國虎豹噬人可謂性乎惟君子窮理盡性則無適而不見理無適而不見性故拂性之物可制而馴也畔道之器可矯而直也悖理之氣可格而順也

雨暘時寒暑節天之理也愆陽伏陰非理矣幼長老終根苗華實物之理也厲札瘥萎非理矣雖然皇極不修則沴氣應政令煩苛而百物猾謂之非理可乎堯水湯旱氣之數躔毫回天數之反不可謂理矣雖然江海注而桑林禱則堯湯聖也樂道固窮修身不貳則顏氏賢也故君子窮理盡性無適而不見理無適而不見性

情性之性命數之命皆氣也非所謂天命天性也貳氣絪縕五行錯糅或清或濁或粹或駁或舒或慘或長或促非天故低昂之亦不得故調劑之精氣

爲物萬殊故也若夫帝之降衷民之秉彛同原於

太極聖與塗人一矣帝佚彭殤一矣

太極無形也無形則神而一先天獨立不新後天獨

存不敝故三才一本陰陽五行皆氣也有氣則物

而萬屈伸相感聚散相盪升沉相薄故有日月晦

冥寒暑失序霖傷森風拔木霧四塞氣不齊也天

地猶不能齊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明德者妙萬善而爲言者也明明德者妙萬化而爲

言者也故隨其所顯設而新民寓矣謂明德爲內

者謂心之虛靈爲德者也謂心之虛靈爲德此明

心見性者所以藉口

智者自察明者自照自察故能研天下之幾自照故能見天下之賾夫闇於身而旁索於物約於己而刻覈諸人雖智慧徧寰區君子謂之無本

自視者小視人者小小人矣自視者大視人者大大人矣大大人者居己於賢聖而居人於皆可以爲賢聖是故不爲已甚然而貪夫夸士往往夾性命於榮途而托足乎圓變故硜硜信果聖人猶有取焉耳

尊德性道問學一理也而或各主一端格物致知一

事也而或各持一說其爲之徒者又各標赤幟以相非訾呶呶焉如聚訟吾爲此懼且懼矣性也者仁義禮智之謂也云德性者以別乎氣之情欲也尊之爲言君也主也性爲情主理爲欲君所以尊也精而擇之一而守之非學問曷繇焉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故與新厚與禮皆性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其溫其知其敦其崇皆問學以尊性也君子所謂問學蓋知行合矣擇執合矣戒愼恐懼貫乎其間矣夫舍德性而言問學則支離舍問學而言德性則虛寂理無精粗學無內外夫格致

亦如是矣
孟氏言存心非存想入定之謂也存其仁禮之性而已言求放心非强制力操之謂也求其仁義之牿亡而已仁義禮智人皆有之也動則物衷靜則來復故於夜旦見幾希焉夫夜旦見人之性猶冬至見天之心乎先王閉關息旅君子掩身去欲養微陽以之盛也故先儒曰主靜曰靜中養出端倪夫有所受之矣
良知之學非後儒創言之也孟氏諄諄乎詳矣然曰以所不恐達之於所恐則知未必皆良也察弗精

將指賊爲子矣又曰知皆擴而充之不能充無以保妻子則良知未必盡充也力弗果將惡醉而酒矣又同弗思耳矣非才之罪則思不可不審也才不可不力也故君子爲學力行終其身兢兢焉

即心爲性生之謂性也心之精神爲聖堯胡以聖跖胡以盜也夫變化馳騖周流六虛心之神也其根本乎帝衷而動本乎物則斯謂之性矣盡性斯聖矣徒曰精神而已此釋氏慧覺所以不知性命何怪乎豪智權利之士謂問學無益也

夫天之命人之性物之則理一而已故性徹內徹外徹

人徹物徹天徹地故曰萬物皆備於我釣不綱弋不宿數罟不入斧斤以時皆聖人盡性之學也

言性體不言學問言透悟不言操修此學之敝也昔夫子罕言性至子思始詳之然語其功曰戒懼愼獨即戒懼性體見矣聖門善悟莫如顏子夫子語以四勿即四勿悟體見矣若乃涵養未和氣質未變踐履未端私欲未淨抗手而高談於衆曰我能悟我能見性吾何以知之

今之言悟者曰我默焉而太虛自逈我湛然而萬化在手問進修曰大道不可思議也誠敬贅也見砥

節勵行者曰細行未聞道也談之甚妙索之無當吾所謂悟者稍異焉心不離性性不離行其精常渾渾其用常炯炯寂感動靜無一念弗存矣晝夜生死無一息弗運矣三千三百無一事弗察矣人有夜寐而神動恍與人物搆接如真然者其身則射然寐也是謂之夢乎謂之覺乎夢與覺必有辯矣世人不知學曰寐言學焉而未踐其境曰夢身踐焉而作輟曰夢覺之關惟聖人然後可當大覺喜怒哀樂未發一也聖人則全體太極性體與天載合矣衆庶然乎哉孟氏言性善直體一也夫子言

性相近分量殊也夫性之必善猶火之炎而水之潤衆庶星星聖人則洪爐熖熖欲燎原矣衆庶涓涓聖人則淵泉混混欲放海矣故曰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天縱非人力也故聖人江河君子

潛伏

喜怒哀樂未發性也發中節亦性也推而慶賞刑威禮樂征伐皆性也大自規天畫地刑山蹐川徵至羈馬幅牛圈豚馴犬驅虎豹棄犀象皆性也求性於未發謂性有內乎哉求性以成身謂性有我乎哉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即

所以自盡其性

至賾而不可厭者物也至一而不可遺者性也至變而不可逸者心也心逸則性離矣戒愼恐懼無寂感顯微一也愼獨嚴乎其寂感顯微之交也學問思辯篤行致戒懼之實功也夫戒懼所以存性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惟天生民惟聖代天民之聾聵聖爲耳目矣民之顚隕聖爲手足矣自非大無道之世聖人未嘗不在朝市尹不逢湯聘說不入帝夢天民雅抱與說命三篇必有見於世乎其遂也道行其隱也言顯

堯仁桀暴易審也言堯言行堯行一念獨知匪堯也去堯遠矣比干忠紂廉佞易審也言比干之言行比干之行一念獨知匪比干也去比干遠矣夫王霸誠僞之辨毫釐千里故好名之士或矯迹於揖遜而見情於簞豆縱欺人不能自欺縱可欺當年不可欺來世

三代而下利之入人何深乎未得也蠅營既得也蟻聚罔有致命而爭未有遺力而讓者也儒者矯枉曰士惟恐不好名夫磨鈍振靡蕩穢揮氛非名教何繇矣然好名不好學則矯揉忿戾之習生焉無

論行非中庸卽此念少裸巳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是故湯武革命誠厚於生也夷齊扣馬誠重綱常也莊生譏曰夷跖同殉嗚呼使夷果有死名之念則首陽與東陵相去幾何

伯夷太公避紂世貴誠終矣不有西伯烏來就養明哲保身一也其後揮戈者何武叩馬者何固執經達權異也然君非周武夷不諫若曰先君有天下二以服事殷顯嗣君無改舊德乎其諫忠武也忠西伯也曰父死不葬臣弑君者齊東野人之陋也首陽之餓諫不可而耄遯乎曾去商亂食周祿矣

匪商民胡然而與商離曰不義周粟亦非夷之心
哉
夫是非不並立也經權時互濟也自古聖賢不炫奇
詭不矯故常求仁得仁亦各信其心成其是而已
故時異行異潔修陋巷與底績九州一也觀兵孟
津與安節首陽一也亦有時同事同而行異忠諫
剖祭器歸營丘封西山餓要以自信其心無愧於
天地神明一耳書曰人自靖自獻於先王在殷三
仁在周二老
人主精神必有用也匪詩書則游樂矣國家幾務必

有任也匪公卿則婦寺矣夫惡嚴檢暱寬縱自衆庶莫不皆然而況於至尊乎古者天子常居內朝奄寺惟供洒掃輔拂凝丞不離乎左右自非張弛有節志意和洽能然哉曰涉圖史諷詠焉可也體嚴矜莊游息焉可也故七月風詠卷阿洋溢古聖賢格心之用微矣其音節雍容諷導和婉千載誦之猶能使人主興焉後世儒者抗儀於坐講正色於折枝以道則正以術猶疎

士有修之朝堂而壞之閨里植之盛年而隳之晚節者何矯行於名譽則真偽難掩競修於意氣則始

務難繼夫惟質學質修之士潔源而固根焉寸積而銖累焉則窮彌堅老彌卲斯之謂君子

古者天子自稱曰予一人非域中無二之謂也若曰予僅以一夫寄於王侯君公之上恐天下莫吾與也諸侯曰孤曰寡非國中無匹之謂也曰吾子焉以身奉社稷恐國人莫吾助也是故其稱臣曰鄰稱民曰子羣臣協恭而後一人有託也萬姓協和而後一人有慶也

人情寛縱則易湍嚴長則難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古者人君夙夜無逸然而春秋有省五岳有巡蒐

狩有時講武有節臺囿有觀辟雍有樂無非事也志意亦宣暢焉其君臣相與有湛露之燕有飄風之游有咲語之歎有賡答之歌相適乎情性而相廸乎禮義故萬幾兢業則臣主同憂九重喜起則明良胥悅是以拘檢不勞荒淫不作晚世深居稱朕堂陛萬里一切會同蒐狩之典不復舉矣儒者弗援所繇徒曰人主必抑畏無躭樂身絕師傅耳絕箴規而曰毋淫佚躭女充前美男羅側而曰毋荒色自非天縱上聖其曷能自樹乎哉

絳灌虛庸尸位其君謙讓體樂也金陵堅僻專任其

君銳意興復也故經制禮義之談見謂高論誠意正心之學見謂遠情千載明良適相值而兩相負也天乎人何尤

章布環堵之士事至節慾至寡欲修身正行以見於世非師友猶莫能立况天子獨居法宫宦妾之與處而百慾之叢集哉故以道格人主者必先泰交泰交必明張弛

諫臣之義有犯顏無隱諷乘與大過不敢斥言則隱大臣之義有隱諷無犯顏社稷大故不敢不力爭則犯

宰萬動役萬動者身乎剛柔不齊者氣乎縱橫難御
者情乎語問學則正身修行先矣語修行則反情
養氣始矣胸膈寸區未能調而妄云燮贊乾坤軀
殼祖述未能融而猥語性命神化聲之馳敗輸於
千里索朱草於糞土也庶可幾乎故動容出辭道
所貴七情中節謂之和

靜與天同體動與天同運於穆不已日月常明四序
迭經萬彙流形潤以雨露鼓以風霆吾師乎吾師
乎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齋心神必動遵古昔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非六經之言不敢道非禮義之

行不敢行君子哉吾友也已

君子莊敬則身爲物宰安肆則爲物役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君子戒愼未嘗失色心定者言重以舒不定者言輕以疾躁人辭多吉人辭寡老氏亦云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故君子小心翼翼以事上帝美墻羹牀一食息不敢忘也企跂蹀括一啓齒不敢忘也規旋矩折一跬步不敢忘也物游以爲材僞捷以爲敏諧言戲動以爲淸曠仮喪爾德彼離爾欝兒

从非時不鳴也鳴則太平兆矣其鳴有節有數焉六

律中五音諧矣使鳳而加百舌之轉春鳥鶊之喋晨也如鳳何惟王亦然其質温潤其聲清越以長琢而爲佩應釆齊肆夏君子如鳳之鳴如玉之振蔚氣可不愼乎

仲尼春秋匹夫也律天襲地祖帝宗王德業莫加焉乘天子尊榮在當世與代則否仲尼北面帝王而子弟之萬世一日一匹夫之身何修而至此修諸身以内也君子貴其身過於有土之君曰爲仲尼在兹故夙夜將保不敢以呼吸喪吾亟非道也非禮也雖爵以公孤悦以聲色權利若寸雲過太

虛矣

易之爲教聖人緣天道以察人事因神謀以定民行也剛柔異用時位靡常周闗變化惟道所適於是乎稽疑焉耳乾之亢戒持盈也坤之霜示防漸也德匪黃裳吉乃凶也卦各有所象也爻各有所之也君子觀象玩辭反凶趨吉變易以從道也不惟其道而利害得喪焉罔妄也易不以告君子不以

筮

古者建國遠民祀戎大務多稽諸十世儒以此別蓍龜長短非然也夫灼龜而鑽方弓義功惟枯骨之

疑而人不與其於事也決猶豫定臧否而道未必存益近乎術數焉矣若夫蓍成於聖人之揲蓍於聖人之爻象參天地法陰陽消息盈虛畀我明命矣剛柔動靜廸我用行矣故知蓍卦之德者可與通神明盡性命知來長短局云矣

世無盡詐之士以嗜慾殘真者多世無純行之士以夸毗喪實者多夫性情言行盡心身之用矣養性制情慎言敦行盡正修之功矣舍是焉而曰問學謂之涉獵也曰戒懼謂之虛寂也

三之陽其乾體乎二之直方其坤體乎惕以終始何

虞亢矣直方以終始何處永何處戰矣故曰利貞
引而伸之三百八十四爻一以貫矣專翕之理備
矣易簡而成位乎中矣
聖人之學藏之方寸而運旋宇宙謹之呼息而流貫
終古天地為師三五為儔富貴貧賤不能干其志
利害死生不能攖其慮非天下大勇其孰能當之
得北宮之勇者狂乎得施舍之勇者狷乎
顔氏魯國年少也且窶人子曷為敢稱舜哉其世唐
虞其位元后其德重華即稱焉曷從而為焉偉哉
顔氏必度其心有一念千聖度其力有一息千古

者矣夫聖門大勇莫如顏氏其次子路聞顏氏希
舜矣未聞子路之希某聖也
天體至大其道至仁惟仁所以成其大古者混沌之
世民未知覩成上下用谷不能相通百人異羣百
里異衆有聖人者起爲之建爵國設君公被以政
教致以舟車親以朝聘通以財賄然後民物一氣
華夷一家貨不必藏力不必私外戶不閉胡越相
適不齊於是乎天之至仁始昭融浸浹於羣載間
矣故曰聖配天故有外之見不足以合天有我之
心不足以語聖

紆金曳紫人以爲榮君子服之則有覆被罔間之憂

珍羞肉食人以爲甘君子嘗之則有粒食衆庶之

憂高屋丹楹人以爲安君子居之則有寧宅下土

之憂惟貧賤亦然口腹肢體日饑者獨我身乏完

褐曰寒者獨我處不蔽風雨曰露處者獨我豈君

子好爲過計哉畏天憫人性分固然矣是謂天地

爲心爲物爲體

君子勤社稷不辭拮据雖食沐輟息亦遑焉勞蒼生

不辭胼胝雖鹽米淩雜必躬焉凡以行吾道盡吾

性也爲名高而爲之次矣博名高而希寵利抑末

矣

王之所以不能盡性履道者以嗜慾汩其中情習移其志也茲有人焉衣敝裘不愧華衮餐黍稷不愧肉食棲蓬蓽不羨旃厦樂藜蒻不羡姬姜是足與議矣乃學之不敏爲之不力日遷月化竟不能入聖人之室是天與美質人自棄之也厮隸焉同生草木焉同死悲夫

或問長生曰常生者生常死者死又問曰常生者死常死者生未達曰附於萬物無非愛也其德厚其天和矣夫焉得不生附於萬慾有非攖也其神寂

其天定矣夫焉得不生生生死死生死死生是謂

性命合一

同畦而稼糞勤者刈豐同風而舟帆楫具者先駛濟潦成溝稷不能為稼已亢陽赤地艮農汲甕而灌猶入其半焉風濤撼天舟不能為舟已回飈衝檣長年者引帆而力挽之猶日致五十里天人力命之際此足以徵矣故君子持世宏維不言運之否泰節慾養生不言數之修短盡性作聖不言才質之豐嗇

大學務洗濯不務粉澤務斂藏不務宣暢惟洗斂澤

惟藏故暢故曰聖人以洗心退藏於密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密之至也佛氏愈寂則愈空吾儒愈藏則愈密至哉密之義乎天地以此貞觀聖人以此貞一

馳騖宇宙勤思參貳惟此一心偈云乎放心也心有仁以利欲而生殘忍仁喪矣心有義以利欲而生邪僻義喪矣放心云者失其仁義本心之謂也求放心者反其不仁以歸之仁反其不義以歸之義也釋氏以圓覺內照為心不知仁義何物可謂求放心乎凡吾儒言心多合性言之也其言性即兼

德之根心者也釋氏言心獨指心言之也其言性亦心也不識性又烏識心

學不適經濟者不足謂之學道不達權變者不足謂之道才不本寧靜者追逐之粗才也智不由光大者機械之私智也故詭僻之行或以獵虛聲雄黠之能或以標鴻樹閥學君子恥弗爲之矣

士有希賢希聖之志則日益矣有自賢自聖之心則日損矣故聰明絕俗者之以懋功伐蓋世守之以謙并有而示之無能而示之不能也望而未見從而未由其心誠惕然不自足也故聖賢之於問學

没身爲耳巳

家天下未若官天下之大也封建未若選舉之公也天生大賢大聖時出乎東海時出乎西海豈世世儆承哉溢天職阜天民惟賢聖是畀天之道然而三代聖人世及不嫌私封建不更制者何也生民之初川谷異聚千百異羣其間自有衆推而聽命者若蜂蟻有主然聖人各因俗順性爲之建置君長益亦天道自然非聖人强以私意智力設也風氣漸開政教亦寖協以時日輯以符瑞同以律量權衡聖人以爲是足以比萬方安黎首矣且各因

其國登其賢能爲之卿大夫士未嘗有賢聖遏抑不得志也至周受命幅隕廣海内爲國者千有八百大畏小懷化及重譯聖人當此時安得無故而興剗削五等之議超絶滅延世之端若曰商周藉諸侯取天下勢不能易是以私窺聖人也及周衰弱肉强食陵夷逮於戰國離爲十二并爲六七則封建之法已窮雖有湯武受命而興勢不得不罷侯而並郡縣稱掾雖秦人私意要以顧時創制聖人所不廢也夫國大則難御其衆則難使藉令漢時復立六國後亂不旋踵千八百國業并而六

七矣復析六七而千八百易任賢而任子聖人寧
若是廷取循後王之軌酌前聖之法明選舉重守
令賢者登崇不肖者屏黜所司奉天道官天下何
必去棟宇而復巢居厭書契而更結繩也若夫井
田以均恒業學校以教德行千萬世踰之矣
自古批鱗於當宁者天威易霽齒路於當衡者險穽
難測故杜谷詆諫忠之賊也王章殺身志可則也
律之本黃鍾也所以驗中氣而定中聲也至治之世
其政寬平其民愉穆故陰陽順序而中氣應衰亂
之世其政暴弛其民愁慢陽慾陰伏夏雹冬雷中

氣曷從而候焉是故宇宙有太和然後天地有中聲非其時聲未可定也若唐虞成周所以勅天基命燮贊太和則具在詩書矣

漢唐而下議制律者何紛紛靡定耶候葭管則治亂剛柔異數秬黍則豐歉大小異儒者高論輒曰器數耳是有可存夫律與天地準未可以器數言也伶倫后夔皆習慮符神明呼吸合陰陽天所命也道不虛行存乎人人不世出存乎時夫至治熏蒸諸福畢應鳳凰麒麟騶虞白澤之獸莫不來格而況於人乎有堯舜者起化登熙洽德至淸寧將必

有倫夔絕智之士應景運而定制者爲俗儒區區蠡測烏足以知之

禮樂必百年而後興信乎曰否學不可斯須去於身治不可斯須去於世微禮樂則百年之間所施設何物乎曰中聲未定如樂何曰王者承敝更始盍必有草創焉古樂章三百篇洋洋乎備矣今之琴瑟鍾鼓笙磬柷敔亦猶循古之制也擇其所宜奏用之廟朝用之邦國用之鄉人去繁促崇雅淡一切淫哇柔靡之音禁絕弗御作樂其庶幾乎若定律盡制需時矣

叔孫起枹鼓而制禮嘗乎曰否禮序萬物經萬化彌綸天地獨庭陛升降云乎哉叔孫褻秦儀尊君卑臣苟悅人主意耳未聞有品式章程達之天下也烏乎言禮所生儒而腐叔孫則僞二者皆譏有以夫

强本節用儒墨家所同君尚儉為厚下也民尚儉為禦窮也上之瓊林大盈聚矣殺夫藝斷敵國矣猶教之儉乎是塗附也貨藥而不流貧民求乎莫得貧其節亦何為貴儉哉夫明主欲仁天下則定經制薄賦斂先矣

今之驛禁可寬乎曰送往迎來先王有賓禮矣費頗而鉅門頒餼一僕馬什以郡邑之費廩其郡邑之人奚其鉅且吾嘗過燕齊魯矣過趙宋魏矣其僕從皆帶索枵腹也者一日不食去溝中瘠無幾微與賦出乎田與身者也非有中人之產等亦寡矣窮出貲貧食力以苟免於溝瘠也不亦可乎

仁者愛人故惡人害之義者正人故惡人亂之夫兵也者不得已而用焉者也夷亂夏寇亂民苟可以文告懷可以先聲攝也聖人將師而不師陳而不戰至於戰不得已矣譬諸虎豹噬人必制以權術

故飽則饑之逸則勞之怒則衰之利而誘之似餌伏而抑之似棄事半而功就暴亂戢而士衆不傷是故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吾不敢右宋襄而左聃老

治教天下者太上道之其次恥之其次懼之恥之云者賞與罰之謂也民有孝弟姻睦敬事長上表宅里詔爵祿以風樹之有弗恥焉者寡矣其有弗孝弗弟弗若於訓移其居殊其服終身不齒有弗恥焉者寡矣奈何叔世不務恥其心徒懼以刑刲不甚則不痛甚則死往則忘又多贖與赦民有幾幸

之心故刑日煩而姦日益廣是以聖人於民先道而後恥先恥而後懼匪疑匪矜不得與贖救夫武以止戈刑以止辟

民有聰明叡慧之資者宜士有鷙悍驕銳之氣者宜兵有心計技巧者宜賈而工木彊而耐胼胝者宜農此非獨人事亦天道也封建世卿大夫而士有不得見才者矣衛所世卒伍而民有不得賈勇者矣彼其鷙悍驕銳之氣既不能俛首於稼穡技藝饑寒外迫勢安得不轉而爲盜可以兵者驅之使盜不可以兵者强之授戈是治盜與治兵策兩失

也今天下欲强兵以銷奸萌以備夷虜其惟選練
鄉兵乎衛所之清勾也變而就近可也父子之替
役也變而選其丁壯可也
三代以上先造士而後取士三代以下有取士而無
造士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周王壽考遐
不作人懿哉文王之所以寧乃文王之所自詒也
今郡縣學官設矣弟子員備矣有教學諭訓之虛
名而無迪德砥行之實益以文詞取之而以匡王
楨國望之此必天生其材為世用則可於作人吾
弗知矣

人有恒言揮金如糞塊戮人如刈草而後可爲上將豈其然哉古今出入將相勲業格天莫盛於阿衡乃一介弗苟與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其併包兼容如天地之覆載其研幾精義如日月之昭朗至大而至容至廣而至微視後世豪傑作用霄壤懸矣

夫聖賢非必不取不與如於陵之操也非必不殺一人如宋襄之愚也賞當功戮當罪可慊於吾之心可通天下之志故有時一介不與有時以天下與人不爲惡有時一介不取有時取人之天下不爲

貪詐獨夫臧渠魁不用命戮於社若盈城盈野之
戰驅無辜以就鋒鏑雖得天下弗爲然聖人所以
得天下與守天下斷不在善戰善陣也
聖人十五而志於學蓋嘗誦詩讀書習禮學樂其精
神意念已出入堯舜之庭而趨承文武之側持此
志須臾不舍如火燃泉達日新月盛安得不直造
聖神之域也耳順從心不思不勉矣此志與天不
息有生熟無存亡至兩楹夢斷而後已也
均是人也有大人者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
鬼神合吉凶吾七尺之軀與大人同耳目心思同

吾何以弗若大人哉是故君子無一念不志大人則心無一息不依性命無一息不依性命則視聽言動各中其則喜怒哀樂弗汩其眞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不得心一而已執一心宰攝萬變非因萬變而檢察其心也是謂一貫是謂何思何慮

書稱禹不矜不伐故天下莫與爭功能夫聖人非自謂功而抑抑之不矜自謂能而抑抑之不伐也懷襄始平嘗竊者未有寧宇何敢言功昏墊雖拯稼穡者尙需纘緒何敢言能蓋聖人天地爲心覆載爲量

宇宙間有一事之失理一民之饑寒一物之夭札無不任爲已辜方皇皇然愧悚之不暇寧暇矜與伐乎哉叔季士志卑識陋區區與庸衆較長短與權謀功利競後先功能稍見於天下則不勝志得意滿此三歸反坫鄙位所以見小於聖人也

知世不可而不爲者賢人也知不可而猶栖栖弗舍者聖人也宇宙在吾身造化在吾手君有一念之明納牖遇巷猶將爲之擬議環列國席不煖而突不黔然守義安命進退存亡歸於不失其正此聖人所以猶龍也

際唐虞而傲荒怠對聖哲而豎丹朱言之危也戒懼於不睹不聞敬信於不言不動行之危也君子體天行健朝乾夕惕與此身爲終始窮通治亂之有焉若言則無失時也無失人也非時非人則囊括金緘可矣危者安之反也孫者任之反也如春秋孫於齊之孫不以身任天下國家故言可孫彼自有任之者也居忌諱之朝食昏亂之粟而曰默足以容乎是聖人以竊祿無恥教天下也失其旨矣

楚弓與人弓孰公也魯冐與吾冐孰重也知人弓之

無足恤則一切智能勳業與豪傑共之何必在巳知吾閒之甚可愛則一切成敗利鈍與造化順之何必喪巳故能同其得失之見以隘包容之量徇巳者也今馳驅而遍遇以希王霸之功喪巳者也不可徇者私巳不可喪者真巳惟君子獨見真巳是以能忘私巳

知非艱終知之艱言非艱踐言之艱夫士也坐環堵而馳情八極對陳編而縱意千古揣摩生見解見解生談議自謂識際天人術窮經濟究比體諸身措之於用茫如也知與言何貴哉是以聖人慮其

心於無知欲立教於無言
用空與覺為二禪釋者不謂然也即空為覺是名圓
覺即覺為空是名真空一覺之外其衷曠然湛然
事至物交淡然泊然高明智慧之士自以為即此
遂超凌上乘立證元始矣本之於天地曰無聲無
臭易知簡能如是矣稽之於聖神曰不識不知何
思何慮如是矣自清淨孰為非禮自無欲孰為克
已其持論在太虛之始其處地象帝之先而儒者
方嘵嘵然非之曰吾儒本天釋氏本心是不足以
箝其口而適資其竊咲也夫釋氏所論乃近似於

至與合天之事然西方之人其嗜慾淺薄而易去其於倫物法度簡畧而易遵故無事而曠然湛然物至而淡然泊然則其道盡矣然以彼諸祖猶皆備歷苦行十餘年而後得之則上智之難也今曰頓悟云者豈惟誣聖且誣佛也夫本體自然至善無惡者吾性之真原也戒慎恐懼閑邪存誠者養性之實功也經綸萬化洪纖悉備者盡性之全體也彼所謂本來面目乃混然未分無善無惡之境所謂覺性即以知覺運動當之任心無爲復歸混沌其於帝求物則秉執有恆者蔑末之著察焉曰

覺實無覺曰萬法實無法五蘊皆空非未發也當其瞭然淑然似中非中萬象皆空非中節也當其淡然泊然似和非和故自謂與天同體而窮神知化則跌自謂執天之行而開物成務則泥然而古今豪傑之士往往樂從其說而莫之覺者則喜於欲速而輕於自信故也夫喜欲速而輕自信惟豪傑類然矣

釋氏因空以見性空之烏能復有之有之空者復窒覺者復暗矣故其道歸於淸淨無爲吾儒戒懼以養性愈戒愼性體愈充充之不已萬善具萬化行

矣故其道至於彌綸天地曲成萬物或謂儒釋於
性命根源本同而教則異愚謂教之異也正起於
性命之源毫髮差也使真知吾儒所謂性則豈必
空之而後見實見之則萬化流行自惡可已何獨
以法身不滅超出生死爲登彼岸耶
天以健爲術人心以敬爲體終日乾乾夕惕若法天
行也於穆不已時自行物自生健之至乎至誠無
息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敬之極乎夫敬則欲不能
入故本體常湛妙用自流敬所以閑邪也閑邪以
存誠也堯欽舜恭安乎敬者也湯日躋武勝怠勉

乎敬者也譬操舟行乎江河轉移變化在於一柁
覺燒而守之磨瞬息離焉彼豈心何有恬神寂寞
但謂舟與水忘水與柁忘雖長年三老不能得之
龍門巫峽釗嘗試操之者乎詩曰其何能淑載胥
及溺

作二典者其知道乎堯欽明誠明也舜文明而後允
塞則近明誠矣夫明何容易孟子曰始條理者知
之事也知譬則巧也夫子稱大智曰舜舜之智豈
訓詁之儒所謂博文格物者哉然好問好察不離
乎博文格物矣不離乎博文格物而有所以淵然

獨識超然總覽者是聖人之智也所以爲始條理
也萬物賾矣宇宙變化繁矣博而索之秩乎有紀
神而明之渾乎一貫是故觀天地萬物之全而不
囿於見也達盈虛消息之變而不局於時也會仁
義道德之蘊而不滯於方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學至反約則明矣智矣可與誠矣
可與時中矣

大有五行順之者昌地有五氣宅之者長人有五事
蹈之者王毋逆天道毋絕地理毋亂人常通天地
人曰儒用天地人曰聖是謂三才紀綱

天之道陰陽闔闢盡之矣地之道剛柔屈伸盡之矣一闔一闢而變生一屈一伸而利生此天地所不逆千聖弗能易也其流至譎詐相傾權利相擠於是縱橫家出矣鬼谷道之裔乎儀秦鬼谷之盜乎譬諸飲食男女生人之大紀乾坤之大義而舍龜以觀而聚麀以賣蕢其性與故則然哉故權者聖人弗許聖人能用權以經緯萬變鼓舞羣動者至誠故也夫天地變化草木蕃誠而已矣

聖人之於天下安利之而已其於身亦然聖人所謂安且利者非常人安且利之謂也君明臣忠父慈

子孝祿位名壽與道德性命合矣安富尊榮與忠信貴弟合矣如其不合聖人且順受焉無所喪吾身無所失吾道故明夷之世可奴可囚而志節不易流言畢興東土是辟夫愛身所以愛道所以愛天地是故一語一默守道之宅一顯一幽秉德之符專而直翕而闢蠖屈而伸龍藏以蟄莽大夫曰哲乎孰臘哲哉被髮而狂廢可矣守先聖之道藏之有室傳之身後見吾志可矣

亡國非一作兵爲拔亡生非一好色爲拔人主豈不知之帝所之以爲貴知矣釋干戈修玄默絕房帷

淵齋戒其根難拔則悒然弗歡強而遏之且發狂疾廢忠貨日接之途物詩書俎豆之業聖喆承弼摧其志則治飽弗留明矣中和禮樂怡其性則驕念無滑真矣詩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未若見所其欲易所可欲也未若心常治亂非干也夫欲見所其欲治其心則莫如剛堅人曰我未見剛者

魚游於水潑躍呴沫皆水也人游於天作息呼吸皆天也盈天地惟氣即氣仰天天之人乎人靡間於脣臉凝竅矣謂天聰卑烏乎用聰謂天盛邇烏乎用慝故一念善惡殃祥類至機動氣應雖天亦莫

知其然孝婦寃而雨竭義士泣而霜飛誠之極氣之變與風雷拔木金縢啓藏天所以發聖人也當其機之伏意乎啓之風雷偶作王偶卜精誠潛召若有神物以使之故曰至誠動天莽之藏以僞啓也以僞誠僞相去奚啻萬里而以文類姬周公懿哉不辨何待

叅石而爲浮居高數十仞米碧銀黃燦爛天日登九屑之上四望焉茫茫乎九州一指顧也其歷世則數百餘歲遠者或千餘歲豎哉世無百年之人人有萬年之樹無競哉人乎夫界學而成聖者孔孟

也累非而成功者禹周也故曰寻手拮据寻口卒瘏亦夙夜累之而已累之而不成與不累而自成者我未之前聞也

能潛必見也出則霖雨止則沫泗謂之非見可耶潛而後見見不離潛潛為體見為用耶心烏潛潛乎道道烏潛潛乎行曰遯世遯俗一矣曰不見是毀譽一矣神光翔鷙精氣騰徹雖陋巷窶子敝裘耕夫猶名實照天壤欲無見得耶

夫語出世於經世之學其猶夏虫乎求輔世於媚世之夫其猶蟻蟻乎一人倡之千万人效之謂釋那

上聖謂鄉愿中行譬諸食脈稻粱而錯羞焉問匪是非登於豆矣鴽含駟騄而騖蹇是求匪是非御於別矣昔夫子作春秋夷則夷之其稱鄉愿曰德之賊也嗟乎世之言性命也鮮不爲夷世之言操行也鮮不爲賊戎狄外侵寇竊內訌則有其故矣

漢文帝曰度地非寡民非益而食不足是爲酒醪以縻穀者多而六畜之食者衆也夫中人得斗米可十日無儀而豪華貴介浮白引滿爲長夜之歡斗酒立盡雞豚狗馬之畜食人食者歲居十之一二穀安得不糜食胡以足且賓主一宴動費一金醫

桑饑夫得之可數月無死則廢一宴可活一人之命也廢一宴可活一人則舉一宴是殺一人也而人且歡樂呼笑以行之不知其有殺人之慘也夫計財無輕毫釐計穀無輕合勺富歲積有餘凶歲補不足安有天地之產而不能養天地之人充此類文繡不飾則天下之布帛賤淫巧技奇不作則天下之歸農者衆故曰國奢教儉國儉教禮

天地一氣之冽范也萬物一氣之鎔鑄也五行相錯而桑於生尅化相軋而吉凶生總之一氣貫浹如響斯答如影斯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是故以生

機感者生亦應之以殺機感者殺亦應之蝗雀相尋環草軸報孰知夫寧人之所以自安也孰知夫慈物之所以自拔也人皆知顯酬顯罰而不知陰酬陰罰划遞代發華門望裔或淪於兵燼而王公將相或起於民畝其世所醞釀匪一朝夕也又非笑顰聲音之故也人故莫能名焉德無幽顯期於勵厥心善無大小期於充厥量本情性而爲之者機深矜名行而爲之者機淺

以手援者用微以道援者濟博矜一手一足之惠而破髮塞裳以從之物未及濟而道先喪矣夫手援

末若道援之大也已援人未若人援之廣也以道援人以人援天下其爲手也𡚁矣其爲濟不可勝窮矣故堯舜不援唐虞援岳牧仲尼不援衰周援七十二子

德性之知良知也聞見之知亦良知也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謂聞見之知爲外者是謂心有內外也意言象數入乎耳觸乎目感於心而知適焉知在物所以知者心也故裁制萬事曰義辯析萬物曰智告子嘗外義矣豈其智亦有外與

夫聖人之道廣矣大矣起於方寸而經緯乎乾坤發

自靈明而宰制乎萬物飲食言語生死晝夜其流
形廊廟畎畝禮樂干戈其運布纖細則蠕動天喬
各遂其生適其用洪鉅則三光岳瀆各效其靈貴
其利洋洋乎浩浩乎吾不能名其譬之江河乎或
飲或烹或灌或溉惟人所挹故老氏挹之以復命
釋氏挹之以見性陰陽家挹之以言順忌縱橫家
挹之以言捭闔刑名家挹之以言輕重斷舍兵家
挹之以言奇正虛實醫家挹之言氣脉藥餌卜筮
家挹之言悔吝吉凶博士家挹之以藻嶺詞章法
術家挹之以富强天下彼皆得其偏未該其全見

其內或遺其外援其粗或失其精夫能合內外精粗兼備而時出者其惟聖人乎是故道也者渾淪磅礴不可得而執也執之則已涉象器矣不可得而言也言之則已滯偏局矣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大道無名大聖無所成名江河百折總歸潤下聖人順之而弗逆也戎狄非族寧無陸梁聖人外之而弗內也故治水者溢則疏闕則濬治夷者來則拒去不追溢弗能疏而隄防以塞決漢氏之作俑也[illegible]弗能拒而金繒以講好趙宋之釀禍也順水之道資水之利舟楫何所弗

至幽乎以天王蒙難泰趙以小霸邾胡夷夏盛衰在人事經綸詎何耶故善討不滯一方善强國者不襲故常

合天地萬物以成身者其人乎處天地萬物而各當者其性乎家庭廊廟天秩叙矣禮樂干戈天命討矣威儀動作帝衷寓矣耕稼陶漁物則著矣反身而誠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也功與造化並身與天地參云胡不樂强恕求仁致曲之事也仁則誠誠則天

天下之道盡於易聖人之學盡於學易象盡意爻盡

情辭盡言變通盡利鼓舞盡神宇宙之運旋萬化之紛錯人事之臧否得失靡不由乎此矣立本者易簡趨時者變遷神而明之盡性至命聖人也觀而玩焉精義入神君子也執蓍策求掛揲以知吉凶趨避衆庶也夫聖人洗心齋戒君子懼以終始因而神者心之體乎方以知者事之則乎易以貢者事有定則而應無常用乎故聖人存主踐履無非易也以進德修業以酬酢云爲以開物成務以裁成輔相天地純然止乎至善無虧欠也確然依乎中庸無差謬也

一陰一陽互根不已者天地之德也一剛一柔時出不窮者聖人之德也陽不能無陰剛不能無柔故有中國則有夷狄有君子則有小人陽爲陰主剛爲柔君故內君子而外小人內中國而外夷狄陰之勝陽也柔之乘剛也私欲之蔽理也讒邪之害正也裔夷之謀夏也是氣運之否泰人心之淳漓世道之治亂所由繫也聖人懼焉小古之世善人不善人半中國尊四夷未畔窮調制內外俾各當其處可矣故周易起乾終未濟文王之易也春秋末古羣邪道長夷風日熾幾於剝矣匪去邪曷以

存正匪據夷島以蔽夏故襍卦起乾終夬孔子之揚也乾純陽也未濟一陽一陰各得其處也夬以陽夬陰復歸之純陽也

性天生物惟人最靈中國蠻貊皆人也麟鳳龜龍與豺虎蛇蝎皆物也人居物中爲萬物宰聖智居人之中爲萬民宰皆天也夫人性亦猶是焉性從心生凡生於心者皆性也如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臭味安可謂非性故謂性即心可也惡亦不可謂非性也然究厥精微視聽食息自有天則父子君臣各有極致故謂性即理可也謂性善與堯舜

一可也天地之德曰生雖夷狄猛獸有將乎肆害

而君師寵綏其爲生者自若人之性至善雖氣偏

物誘有將乎肆惡而彛則中秉其爲善者自存故

荀氏之言性惡也見其粗未識其精也楊氏之善

惡混也執其粗並論其精也釋氏之無善無惡也

厭其粗併去其精欲還歸太虛也執天極以運羣

彙秉聰靈以照萬境當於性善求之

易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道也聖人極深

研幾以通志成務人道也

支黄所合爲品流形雌雄稍和庶類蕃生堂廉歡協

事正邪寧壹閎和暢家道乃亨蘭金契洽業茂聲宏華夷安處偃鼓息兵忠邪器使王路蕩平故事或激之以散亂道有順之以相成馬牛可伺以服乘豺犬亦資其吠噬使椎髻雕題可得而羈縻何必繫以長纓盜賊狙詐或齊身於功伐何必執小眚而錮脩能

聖人因時以興萬事不執一事以御萬時夏而制葛不可以禦寒也冬而制裘不可以當暑也勢所必極理所必至聖人變而道之乃可以久封建既郡縣矣井田既阡陌矣選舉既科目矣濟郡縣之窮

其嚴責監司乎適所陷之變其限民名田乎救科
目之敝其先論行誼乎訟獄繁而刑戮舛故肉刑
變而笞杖濫主之覺明也兵權擅而干戈擾故藩
鎮變用儒臣宋祖之英斷也
天潢盛而租賦日重民不勝敝矣租賦艱而祿養日
詘宗室亦不勝敝矣弛出城之禁任四民之業親
盡則絕兆于佛化裁不可緩乎或曰燕邸蹤權寧
滾窺出殿鑒不遠焉毋為戎首目炎劉不起布衣
李趙出焉不繇將相乎防之偽可勝防也錮之曷
可勝錮也酌盈虛定經制安本支以安黔首惟時

變是適若朽索春冰之禦覦匹夫皆亍勝也寧惟是二三宗室

濟大事者必順人情乎天下所共好與好之天下所共惡與惡之庶政之張弛人材之舉錯皆與天下爲公而不以巳私則天下服矣維治者道同繼亂者道異自朝廷達於郡縣其揆一焉未有以亂易亂而能服人心者也心之不服烏能箝天下口

民俗之奢也借儉則陋士習之和也靡靡則激揉借之敝多陋揉陋以禮揉靡之敝多激揉激以中惡其陋而舍是尚惡其激而靡是求是猶懼江河之

不東欲揚波而助其瀾也世道安所底止

兩能則爭兩軋則鳴兩合則成此予夢中語也寤而覺有至理輙書諸紳以戒禍心

百里之中有堅城一區寇至民趨入保遠趨不過五十里則虜劉抄掠之患免矣五百里之中有銳卒一旅寇至兵出援擊遠援不過二百五十里則攻城拔邑之患免矣城所以爲守兵所以待戰遠偵詳明分聚審發而動毋先自擾此固衛民之善策也守得戰乃堅戰得守乃逸戰守得食乃久若聯民志化內外其尤要矣

朋友之責善匪徒以口舌勝也蓋反躬洊積誠感
　孚者豫焉無諸己而求諸人恥也悃真薄而口說
是勝欺也好面數以沽直不顧其安妄也故忠告
善道聖賢所貴不可則止一剛憤自愛者能之矣
夫臣於君亦然能爲諍友則可爲諍臣也

聽言之道與進言者異彼非良士也非名譽人也一
旦語我以隨夷之行舜禹之德曰是忠愛我而以
賢聖望我也其人未必善無暇計也我無大過也
無釁隙可指也一旦加我以莊跖之規幽厲桓靈
之喻曰是忠愛我而懼我或納於邪安知我不如

其言也其人之有惡無瑕計也故江海以善下為百谷王聖人以廣茹為萬善主攻玉以石石不美於玉也鍜金以炭炭不精於金也礪刃以砥砥不銛於刃也

以事練心萬感不搖其慮則心定矣以事練識萬變不惑其鑒則識明矣以事練才萬應不窘其施則才裕矣所貴乎人者謂其聰明睿智能代天工治萬事也惟大聖人能心與天符機與神合大賢而下必繇思習思之通也有敏遲習之得也有利鈍蓋什一千百殊焉性所同也才所獨也禹益之平

成伊呂之征伐姬公之經制𦲷使皐夔傅召當之
未必能匹光儷盛也
穆穆言乎其深潛也翼翼言乎其齋戒也亹亹言乎
其常覺也勉勉言乎其常運也天命不已故四序
代行二曜久照聖心不已故倫物各盡綱紀常秩
大哉心乎聖人所以合性命而成變化也歛之一
掬而包括三才握之無形而出入千古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淸虛上覆時象不爽謂天神乎調陽燮陰誰其尸之
重厚下載品物咸亨謂地神乎奠山翕河誰其宰

之有無不測殃祥惟降謂鬼神神乎惠吉逆凶誰
其操之故人於天地稱三才心於乾坤稱三極其
精力智慧誠足以參之也妙萬物者惟神極神妙
者惟心極心之神者惟聖極聖之神者惟誠誠者
心之本體天地鬼神之樞也誠無形而無不形誠
無聲而無不聲至虛而實至變而貞渾淪無着純
粹以精以其不可得而名故强名之曰誠

神者性之靈覺也誠者神之主宰也神變動馳騖感
應萬端惟誠則萬神受職其思慮其視明其聽聰
其貌恭言從其極至雨暘寒燠時百嘉咆遂四海

和平不誠則神明化爲魑魅日狂日僭日豫日急日蒙其極至雨暘寒燠失序賢人隱閉寇賊暴興夫人之神與天地之神一氣也誠一理也故天人貞勝志氣交動

易有太極中之謂也陰陽無端剛柔無際仁義無迹寂焉其若虛混焉其若蒙湛焉其若洗自其四畔無着謂之中自其一理渾具謂之誠言中空寂者猶託似焉言誠則至空而至實寓也至寂而至變存也

君子之學莫先於定其心定其心在知所止心得所

止而後應物各得其止也以心之止應物以物之止處物於物無所加損吾心亦無加損故心一而已無寂感無內外無大小無常變將六師定九域歌雍舞勺以綏太平與督二三耕奴隸耒南畝一也爵賞在前刀鋸在後與疏水而終牖下一也

心止則一一則可以貫萬不止則二則三其究以心化物至憧憧百端雖智慧能燭幾微敏捷足批紛糾視明覺自然者天淵矣故忘物之心乃可以御物徇物之心秖足以喪心

周言主靜本知止乎程言主敬本戒懼乎白沙濂溪

之遺緒也良知性善之注脚也心一而已心一則性一性一則敎一止則未發之中也中即性也孔曾思孟其言一也求學自分師門抗旌而立異擊建鼓而爭是非何其陋耶詩咏敬止書曰欽止惟敬則止惟敬則中惟敬則自見天性若以枯寂厭物之心而求靜以虛騶變世之念而言良知其不爲居簡而自恣任氣而滅理者幾希去聖敎千里去天命萬里

君子之學其法天地乎戴圓履方邇皇王極終古吾以一身爲作對爲主宰其中瑩乎纖塵弗能染也

巍乎萬物弗能干也其識趣宏以卓矣自家庭唯諾行寢影衾以至辭受進退毀譽患難鉅細必謹惕乎執玉將墜也業業乎千均之弗勝也其操履謙以約矣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智也者君子之所實見也禮也者君子之所實履也

人皆求得於口耳吾獨求得於心人皆求得於奇僻吾獨求得於易簡凡求得奇僻者皆爲口耳計也誠欲自求於心則舍易簡何之焉中庸言致曲言明誠自慎獨極之無聲無臭至易而至神至簡而至妙吾方體驗省察之不暇何暇繙七十二藏摘

一二近似語以簧舌炫衆乎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也者自得於心不可以告人欲告人而難乎其為言者也

金木水土之相尅也剛制柔也水火金之相尅柔制剛也水有質而無骨以土為骨火有氣而無質以木為質然炎上趨下莫能易也金出於土而堅於土木植於土而堅次金然從革曲直無定形也柔者剛剛者柔乎土生金以自輝金生水以自麗毋子相養之義也水生木以自枯木生火以自滅火生土以自灰父子相代之義也土得水而潤金得

木而利水得火而溫木得土而榮火得金而瑩祖孫相報之義也水得土而有歸火得木而有止金得火而能化木得金而成用土得木而著功君師相成之義也土之剛不若金柔不若木然火煆之而愈堅水漬之而益澤金木觸之而無損埃塊蓋剛柔之得中乎其體靜其質重不流不蔽不制不華而流者敝者制者華者於此乎稟氣於此乎歸根故有容者莫如土至壽者莫如土重靜爲君輕躁爲臣之義也

國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損上罪輕於損下益上

惡孚於損上聖賢爲萬世示戒至深切也今功令益邊例至二百金殺無赦於盜臣用重典矣乃秉均主計者位列公孤而悉搜海內庫藏以實內帑侈豐亨使聖人郡守宜何以加法乎

溝遂畝畝截然井畫古之制地能如是齊一乎則稌黍稻粱不當隨高下而播矣百畝二宅犂然井授古之制民能如是均平乎則餘夫閑民不當有出於八家之外矣古今地勢無變遷古今人情不甚遠聖王所以經野授產亦因地之宜而不能強諸地也亦尊民之利而不能無遷民也均之使不至

偏據限之使不能兼併則天下無菟財無窮人矣然獨斷於草昧之時易矯枉於承平之後難嗟乎漢唐宋之興未嘗無英辟柰何天靳王佐使帝王一體萬物之政遂湮沒不復行也

大學學所以仕也夫仕仕所以學也教化刑罰錢穀甲兵一切簿書期會無非學者從簿書期會心無弗盡事無弗當則日下學心無一不與性合事無一不與理合簿書期會即性命神化也故曰下學而上達不養交不要譽竭盡吾心以默契上帝之心故曰知我其天

君子之學必先信其心而後可以致用繕性滌欲能無疵乎禔躬砥行能爲儀乎喜怒愛惡能勿乖秉彝乎人情物態能周知乎經常權變能合機乎裁成輔相能各得宜乎聖人命朋仕開指其心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有志天德王道之全不以權謀功利自小其見也是遠慕唐虞三代之英不以富強禮樂自局其材也嗟乎今學仕滿天下吾安得若人與共談體用合一之學